

ADN · 1 5 7 · Z
Æ · SVÆ · 3 Z

VIRTVTIS · COMES · IN



世界历史文化丛书
WORLD HISTORY AND CULTURE SERIES

THE HISTORY OF
BRITISH
ARISTOCRATIC CULTURE



英国贵族文化史

许洁明 王云裳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世界历史文化丛书
WORLD HISTORY AND CULTURE SERIES

THE HISTORY OF
BRITISH
ARISTOCRATIC CULTURE



英国贵族文化史

许洁明 王云裳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贵族文化史/许洁明,王云裳著.—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ISBN 978-7-5520-2647-4

I. ①英… II. ①许… ②王… III. ①贵族-文化史-研究-英国 IV. ①D756.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12855 号

英国贵族文化史

著 者:许洁明 王云裳

责任编辑:王 勤

封面设计:陆红强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7

字 数:460 千字

版 次: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647-4 / D · 530

定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绪言 贵族文化与英国社会 / 1

- 一、关于文化与文化史 / 1
- 二、英国贵族历史发展脉络 / 2
- 三、英国贵族与英国社会 / 9
- 四、20 世纪的英国贵族 / 13

第一章 英国贵族的起源与分层 / 19

- 一、英国贵族的起源 / 19
 - 从部落首领到罗马征服者 / 19
 - 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塞恩” / 22
 - 诺曼征服与贵族制度 / 24
- 二、英国贵族的等级分层 / 26
 - 国王与亲王 / 27
 - 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和女伯爵 / 33
 - 骑士及其他 / 43

第二章 英国贵族外部标识与衣着服饰 / 52

- 一、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外部标识 / 52
 - 纹章与盾牌 / 52
 - 旗帜 / 57
 - 宝剑 / 62
 - 冠冕与权杖 / 64
- 二、英国贵族服饰的变迁 / 67
 - 贵族服饰研究的意义 / 67
 - 炫耀之风屡禁不止 / 68
 - 中世纪的骑士戎装 / 71
 - 都铎抑奢法与着装等级限制 / 74
 - 17 世纪后贵族服饰流变 / 78
 - 贵族服饰现代化与时尚传媒 / 83

第三章 英国贵族宅邸与休闲活动 / 88

- 一、从木质古堡到花园豪宅 / 88
 - 厅堂院组合体 / 88
 - 中世纪贵族城堡林立 / 94
 - 近代贵族大建乡村豪宅 / 100
 - 二、饮宴与狩猎 / 111
 - 饮宴款待 / 111
 - 乡间狩猎与室内休闲 / 119
-

第四章 英国贵族的尚武传统与征战精神 / 127

- 一、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尚武传统 / 127
 - 从《贝尔武普》到《亚瑟王之死》 / 127
 - 佩剑仪式与骑士勋章 / 131
 - 比武大会与个人决斗 / 136
 - 中世纪晚期的军功显贵 / 143
 - 二、近代英国军事贵族的建功立业 / 149
 - 英国内战与欧洲战场 / 149
 - 亚非美殖民地战场 / 154
 - 贵族子弟的军事生涯取向 / 156
 - 三、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贵族 / 161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贵族 / 161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贵族 / 165
 - 沉重代价与战后没落 / 171
-

第五章 英国贵族教育轨迹与文化贡献 / 178

- 一、英国贵族教育的发展演变 / 178
 - 无所不在的宗教教育 / 178
 - 中世纪的骑士教育 / 185
 - 转型时期的贵族教育 / 190
 - 近代晚期的贵族教育 / 198

二、英国贵族对文化活动的贡献 / 205

对文化创作的直接参与 / 205

对科学发展的贡献 / 209

对文化活动的赞助 / 212

对建筑艺术的推动 / 217

对绘画艺术的贡献 / 223

对艺术品收藏的贡献 / 225

第六章 英国贵族婚姻观念与行为取向 / 235

一、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婚姻取向 / 235

贵族婚姻的制约因素与特征 / 235

秘密婚姻与典雅爱情 / 244

二、近代英国贵族的婚姻取向 / 248

传统因素的影响继续存在 / 248

经济因素上升与择偶观念变化 / 256

对传统婚姻的反叛形式 / 263

千奇百怪的贵族婚姻逸事 / 271

三、现代英国贵族的婚姻取向 / 277

牵手平民 / 277

跨越大洋 / 282

第七章 英国贵族家庭关系与家庭生活 / 285

一、中世纪贵族的大家族结构 / 285

豪门大户的形成 / 285

贵族家的主仆关系 / 289

二、近代贵族家庭的亲本关系 / 293

17世纪科克伯爵一家 / 293

养育习惯与代际情感 / 300

父权制因素的影响 / 308

三、贵族家庭的夫妻关系 / 312

父权制下妻子法律地位缺失 / 312

现实生活中夫妻伙伴关系的存在 / 315

四、贵族户外的亲属关系 / 321

兄弟姐妹天伦情 / 321

父权制下亲戚互利 / 325

第八章 英国贵族宗教生活与道德观念 / 329

一、英国贵族的宗教生活 / 329

从“督伊德教”到“帝王崇拜” / 329

顶层贵族皈依基督教 / 333

大建修道院与追思堂 / 337

宗教改革中的“各行其是” / 345

从宗教分裂到宗教宽容 / 350

二、英国贵族的道德观念 / 355

“生为长上”的公职观 / 355

高高在上的等级意识 / 358

庇护主义社会慈善观 / 360

关注社会与反对激进 / 365

从悠然闲赋到职业进取 / 367

结语 英国贵族的缓慢衰落 / 371

一、20世纪英国贵族的衰落 / 371

二、英国贵族缓慢衰落的欧洲背景 / 382

三、英国贵族缓慢衰落的国内背景 / 386

四、英国贵族衰落缓慢的历史近因 / 390

进一步阅读的书籍 / 397

附录 / 409

附录 1: 英国国王在位时间 / 409

附录 2: 英国(部分)王朝世袭者和王位争夺者 / 412

一、1066 年对英格兰王位的竞争者 / 412

二、12 世纪的诺曼底公爵与英格兰王位的竞争者 / 413

- 三、法兰西国王的世系（爱德华三世索要法兰西王冠的理由）/ 414
- 四、爱德华三世的后代 / 415
- 五、亨利七世的后代 / 416
- 附录 3：1660—1900 年英国授封贵族规模 / 417
- 附录 4：英国贵族乡村豪宅花费（案例）/ 417
- 附录 5：1880—1980 年英国内阁贵族成员数量 / 418
- 附录 6：18 世纪英格兰爵位贵族就读伊顿、威斯特敏斯特、温彻斯特和哈罗四公学人数 / 419
- 附录 7：18 世纪英格兰爵位贵族就读牛津与剑桥两大学人数 / 420
- 附录 8：1640—1759 年英格兰爵位贵族内源性初婚统计 / 420
- 附录 9：1700—1899 年苏格兰爵位贵族女儿与爵位贵族之子成婚百分比（%）/ 420

后 记 / 421

绪 言

贵族文化与英国社会

一、关于文化与文化史

从狭义来看，文化主要指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的认知，以及诸如文学艺术、绘画雕刻等人类精神的创造物。前者作为精神内化的产物，某种程度上看不见摸不着，由经相关行为方式和庆典仪式才能被感知，更多体现文化的“隐在”性。后者作为精神外化的产品，大多可以视见与触及，更多体现文化的“外显”性。广义的“文化”概念与“社会”十分接近，某种程度上其外延几乎无所不包。但是，狭义还是广义主要是一种范畴覆盖的差异。作为一本描述其发展进程及其与英国历史息息相关、丝丝相扣的贵族文化史，使用狭义概念无法满足历史文化学视角的需要，难以体现英国贵族在历史发展中其精神与物质文化的积淀，也难以帮助今人对遗留至今的英国贵族文化气质和文化造物进行赏析。所以，本书取用广义文化的概念并带有历史社会学的视野。

20世纪初，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克拉克洪提出关于“文化”的经典概念。他认为，“文化”是指一个人群的总体生活方式，指个人从所属群体中习得的社会遗产，以及其精神创造的产物。较之于纯粹从文学、美学和艺术学角度的狭义界定，这个文化定义有广泛得多的含义。克拉克洪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出发，甚至一个炊具和一首贝多芬奏鸣曲都是文化产品，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之概念含义的广泛，因之生活方式的指向，因之对社会群体的贴近，本书中的文化概念必定不仅广义而且多维。

所谓“多维”是指当我们从历史学视角去透析英国贵族阶层的文化时，必然同时并列地采用与贵族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多种视角，以给读者一部多

维的同时也是演进性的贵族史，一部由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建构的阶层文化史。它将更加合理、全面地折射出这个民族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各个时代的生活与精神气质，这种多面立体的文化史兼顾了学术性与可读性。

人们在理解文化时实际上是在理解人类活动的“无形”产物：道德与风尚、姿态与仪式、传统与气质；以及人类活动的“有形”产物：冠冕与权杖、旗帜与铠甲、屋舍与苑囿，等等。“无形”产物形诸“有形”产物；“有形”产物再现“无形”产物。比如钟表和书籍是文化行为的产物，它们本身只是金属和纸张，重要的是有人知道如何制造和读懂它们，有人知道怎样赋予它们价值。有人缺之不可，而有人则漠然视之。这是它们所能带有的文化信息。所以，离开具体的人和人群，文化品质无从谈起。这就是文化史叙事中器物与人群、物质与精神的缺一不可。所以，在这本英国贵族文化史中，我们通过处处可见的人与人群及其活动之产物，来体现由英国贵族承载的英国历史上精英文化所引领的民族精神与气质，以便深刻理解今日的英国与英国人。

二、英国贵族历史发展脉络

目前笔者所见的唯一力图从古到今全面梳理英国贵族文化的著作，是 M.L. 布什的《英国贵族：比较性综述》(1984，曼彻斯特大学出版)。这本导论性小书认为，英国贵族的起源与存在，要早于英国历史上诺曼征服、维京人入侵、萨克逊人到来，甚至罗马征服这些重要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其理由是贵族与君王共生，有王就有辅佐王的特权集团，那些与王一起共同行使统治权力的家族就是贵族，所以贵族和军事民主时代的王一样古老。而且，上述种种征服和入侵在不列颠群岛并没有消灭贵族，反而使它得到发展。罗马征服为英国贵族带来了元老院这一制度样板，萨克逊人的到来以赔偿金的形式建构了衡量贵族、平民、奴隶之地位差别的等级制法权。7 世纪后这种等级制法权在英国显而易见，而在法兰克人和斯基的纳维亚人的法律中，赔偿金的差异仅存在于“为官”与“为民”间的差别。到了 10 世纪，赔偿金种类不断增多：杀戮伤害、入户偷窃、违背誓言、疏于服务都属于需要支付赔偿金的范畴。但是，同一种罪行，贵族、自由民和奴隶需要赔付的额度不同。在武器佩带上，贵族与自由民也有差别：贵族可以随时配备武器与装备，其他人只在战时才能拥有，即使是贵族家丁过世后，其家人也要上缴武器装备。它证明 10 世纪英国社会已经存在贵族、自由民和奴隶的三层式等级差异。这

时，英国贵族内部的等级划分也若隐若现。可见，在诺曼征服以前，英国贵族的身份主要由法权差异和武器佩带上体现出来。贵族的特权主要由土地占有、等级划分、政治作用、军事服务和管理能力支撑。一旦他们不再辅佐内政，不再军功卓著或坐镇元老院，其身份就只能依靠其出身的血统来界定。英国贵族在诺曼征服前的存在，证明了其起源的本土性。

诺曼征服及其以后的数个世纪，英国贵族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嬗变。欧洲大陆的贵族等级称谓如公爵、伯爵、子爵和侯爵，与盎格鲁-萨克逊语、丹麦语中“高贵的伯爵”(eolderman, earl)，以及盎格鲁-萨克逊语中的“地产领有者”(reeve)等本土贵族的称谓融合起来，形成了英国贵族新的称谓与等级。这种融合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但外来因素毕竟在本土因素的基础上发挥了作用。其他的等级称谓，如男爵、骑士、绅士等，则在相对晚近时期才出现。在公元1000—1300年的3个世纪中，英国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在这300年中，英国社会对贵族阶层的认知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个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仍然是他们是王国的统治阶层，占有以土地为主的大量财富，具有干预王国和地方事务的权力，并相互通婚。这一时期对于英国贵族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极为重要。仅从其爵位授封与等级次第的形成与固化(本书第一章)，衣着服饰与外部标识的排他性特征(本书第二章)，居住环境和仆役随从队伍的逐渐改变(本书第三、七章)就可见一斑。11世纪初，人们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富贵阶层只有概念上的认识，到13世纪末，不仅贵族内部逐渐确立了等级分层，而且各个分层的贵族以其明确的外部标识和专用器物等，将自身从平民以及其他贵族中区分出来。

其实，早在12世纪初期，这些大多源自王室的文化标记，就已经被英国社会中权力更加广泛和人数不断增加的贵族群体加以模仿和使用了。到了12世纪末期，贵族内部的分层就已开始了其发展与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爵位封号及其识别符号相辅相成。纹章与旗帜的使用是最早相互联系的。但是，纹章的使用迅速向英国社会中层扩散，旗帜的使用则没有出现这种趋势。冠冕和权杖与旗帜一样，没有渗透到世袭贵族之外的社会群体。社会的中间阶层模仿贵族的外部标志与生活方式，使英国贵族集团的范畴延伸到了“骑士”和“乡绅”。与此同时，“男爵”和“执旗骑士”(与后来的“从男爵”相似)的称号，则延展至尚无国王政务会参与权的地方大人物。总之，在1200年后的四五十年中，英国贵族人数增长，他们被进一步分层。其分层经反复改进，形成了直到15世纪才完全定型的等级制贵族集团：五级制爵位贵族，

外加骑士与乡绅。这一等级制贵族集团的形制，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英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公元 1000—1300 年间最重要的事件是诺曼征服。它对英格兰本土贵族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使“泰恩”这一贵族称号在遥远北部之外的整个英格兰不复存在，对于骑士授封和伯爵授封，以及对诺曼征服形成的大地产主，及作为国王佃户首领的英格兰贵族特权，也有所限制。英格兰贵族的独特性，从诺曼征服到 1100 年之间的近半个世纪就全面形成了。这时，在欧洲大陆，土地分封与兵役提供相对应的封建主义在形成。由于诺曼底顶层封建主进入英格兰，英格兰本土贵族文化产生了变化。而英格兰的“塞恩”通过臣服诺曼底国王及大贵族得以幸存，他们永久性地失去了“塞恩”的称号，却保留了自己的贵族地位、土地产业与庄园特权。在 11—13 世纪的封建化过程中，英格兰的骑士完成了从大贵族扈从转化为职业骑士，又从职业骑士转化为租佃骑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后半期，英格兰骑士开始了贵族化进程。从 12 世纪中期到 14 世纪早期，只有“伯爵”这个贵族称号存在。而且，直到 1327 年也只有 7 户人家拥有这个称号。在 14—15 世纪，英国贵族的发展使其成员迅速增多，头衔也更加多样，新的伯爵被册封，新的爵位称号被使用：1337 年出现了首个公爵，是为爱德华三世的儿子黑太子被册封为康沃尔公爵；1385 年出现了首个侯爵，即第九代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被册封为柏林侯爵；1387 年男爵成为专属称谓，而不再泛指贵族男性；1440 年比奥芒特的约翰被册封为子爵，至此这个称谓才正式使用。

可见，在英国贵族发展史上，14 世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无论从土地的占有、政治特权掌控和社会文化影响来看，都是这样。在英国，大地产制是诺曼征服的历史遗产。到了 13 世纪，有些显贵占有的物质财富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对国王都造成了政治威胁。13 世纪晚期的西蒙·德·孟福特，14 世纪早期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爱德华三世的子孙如 14 世纪晚期的岗特的约翰，以及 15 世纪中期的约翰·岗特的后裔，都是权力无限的大贵族。由于其土地所有权在扩大，又由于他们能够通过结盟把其他贵族收入家族服务圈，所以他们获得了大量支持。这些大贵族几乎都是国王无法驾驭的。（见附录）。1311 年，兰开斯特家族的托马斯拥有一个由 55 名骑士组成的侍从团。理查德二世统治初年，与岗特的约翰有服务合约的贵族，就包括 1 个伯爵、3 个男爵、83 个骑士和 112 个士绅。托马斯继承了 13 世纪晚期最大显贵西蒙·德·孟福特的地产。约翰则继承了 14 世纪早期最大贵族的地产。到了

14世纪末，兰开斯特家族的莫蒂默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所占地产的数量，几乎是诺曼征服以来无人可比的。这些地产有的是通过对父母家族地产的合法继承获得的，有的是通过缔结有利的婚姻获得的。例如，兰开斯特家族的托马斯，他继承的家族地产包括兰开斯特伯爵、德比伯爵、莱斯特伯爵、林肯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遗留的地产。其中一部分地产是他通过和女继承人亨利·德·莱西结婚获得的。当然，大多数这样的“小王国”的产生，都与国王本人的行为与决策有关。兰开斯特家族的托马斯是爱德华一世的外甥，岗特的约翰是爱德华三世的第四个儿子。这些显贵虽然常常引起政治动乱，但国王仍然把他们看作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到了13世纪下半叶，国王不再通过封建义务而是通过合约，使这些显贵召集军队对外作战，14和15世纪也是这样。

在把持统治特权方面，英国上层贵族通过向国王提供枢密院和议会的成员，以及男爵和乡绅等下层贵族在郡县担任郡长、郡守和治安法官等要职而实现。但是，直到都铎王朝之前，国王仍然保留着授予和褫夺贵族爵位的权力。1350年，英国最大的世俗贵族领地即切斯特伯爵领，被爱德华三世收回并留给了自己的长子。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四世，也以不合法为由褫夺大贵族的财产。爱德华三世在1351年还创建了享有王权的兰开斯特领地，并赠送给心腹兰开斯特公爵亨利·格罗斯蒙特，因为这个人既是兰开斯特家族的托马斯的后代，又是自己的儿子岗特的约翰的岳父。

在14世纪，英国贵族的政治作用不仅体现在他们与王权的抗争，以及促进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方面，在基本的立法、司法和税收方面他们的权力也很大。比如，通过男爵们与约翰王和亨利三世的对抗所取得的胜利，英国贵族已经正式确立了反对专制主义王权的传统特征。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1311—1327年，郡县的骑士可以出席地方议会，虽然人数仅限两人。1327年下议院永久性地成为英国议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且法律修改只有通过议会同意才能进行，对王国征税的议定也要根据议会的意见来定夺。1377年，议会又进一步成为法律请愿的最终裁决机构。这样，不管在中央还是地方，14世纪英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化，对英国贵族和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意义重大。而且，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英国贵族和政治制度发展的紧密相关性，几乎都没发生过重要变化。

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看，从诺曼征服到14世纪，英国贵族在其庄园和领地上的社会控制权力的扩大，是日趋盛行的。布什认为，到了14世纪，英国

贵族不仅通过反抗阻止了封建专制主义在大不列颠的扩展，而且还能够从国王权威的削弱中获得自身的利益。然而，王权与贵族权力之间并非完全对立或相互独立的。直到18世纪早期，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权和官职恩赐权，事实上都不在国王手中，而是转移到了顶层大贵族组成的内阁成员手中。不过在英国贵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王通过给予英国贵族世袭继承权，通过禁止土地的层层分封，通过不采用科层主义官僚制度，通过不在英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在客观上培育了英国贵族阶层的协作性政治统治能力，促进了王室与贵族共同特权的扩大。

但国王对贵族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前所述，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支配英国政治的兰开斯特家族，实际上是爱德华一世一手缔造的。在15世纪末，亨利七世则一手打造了都铎·贾斯珀家族，并通过授予伯爵爵位和大量土地，提升了兰开夏的斯坦利家族。亨利八世很少册封新的贵族，尤其是在他统治的前期，从1509年到1529年20年间他只册封了7个贵族。但是，在1529—1558年亨利八世统治后期，以及爱德华六世和血腥玛丽统治的时期，仅30年间，国王就册封了30个贵族。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国王又收紧了册封贵族的政策，伊丽莎白在位的45年中，只册封了10个爵位贵族。

在中世纪，大地产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国王的恩赐和有利的婚姻。国王恩赐的土地，主要落入王亲国戚类的大贵族手中。到16世纪，英国贵族尤其是王室贵族，在数量和权力占有上都产生了变化。15世纪50年代，英国尚有大量的王室贵族存在，原因之一是爱德华三世多婚多育；之二是15世纪战事频繁，需要册封与国王关系十分密切的大贵族以护佑王权。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及其以后，王室贵族则大量减少，原因之一是红白玫瑰战争中，一些王室大贵族战死且没有男性继承人，有王室血统的三个大贵族则成为国王；之二是英国王室成员在此阶段高发的不育症和诞生男性继承人很少，使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女王时期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大贵族少之又少。

英国贵族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劳伦·斯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自己学术生涯起步时期，就开始关注英国贵族研究，因参与英国史学界对“乡绅兴起”的大论战而享有名气。他认为，1540—1660年仍然是贵族精英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尤其是英国下层贵族即乡绅兴起的时代。因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卡迪纳·沃尔西之类的教界精英退出英国政治舞台。西塞尔和迈尔德梅等在王国行政管理中兴起的新贵族，则从宗教改革时解散修道院获利不少。修道

院解散后，不再有可能遁入空门的贵族之女急欲寻找伴侣，也成为一些新贵族攀升的捷径。

斯通认为，从16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的300年，是英国贵族经历大大小小7次危机，却能够延续不断地发展的时期。其间，他们在维系家族的姓氏与血统、地产与家业、权力和声望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功。第一次危机是16世纪末开始的地租收入下降、物品价格上涨、炫耀消费增多和君主赏赐减少的危机。但是，1603—1629年，这次危机由于食品价格上升被转嫁于劳苦大众而消失。但是，它引起的对庇护主义和等级制度的信任危机，则成为1640年爆发的第二次危机的原因之一。1640—1660年的第二次危机中，英国贵族大多站在保王党一边，从而经历了财产被没收等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在王政复辟后，贵族土地占有情况几乎与内战前并无二致。第三、第四次危机在17世纪下半叶交错发生：一次是地租收入的下降和土地税收的上涨，影响了英国贵族纯收入的增长。不过它对于贵族而言只是一股小小逆流，还不必通过出售祖产加以应对。更重要的一次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贵族中出现的生育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男性世系承继家族产业的问题，这对贵族集团来说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挑战。但是，对路易十四的战争的结束和土地税收的下降，使英国贵族面临的财政困难减小，收养继子和旁系继承等对严格的长子继承制的变通策略，又使英国贵族克服了人口学上的危机。第五次危机发生在1715—1760年辉格党寡头政治时期。但是由于被排斥的托利党并没有采取十足的激进主义，两党都从未真正要推翻现行政治制度和等级制度，只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利更多。所以，政党政治的震荡对贵族的发展影响不大。第六次危机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产生的。这时，英国社会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向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转化，伴随产生的是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贵族子女婚姻年龄推迟和择偶自由度加大、贵族对培育孩子重要性认知的加强，以及从强调家庭长期发展转向强调个人生活质量，等等。但是，严格的长子继承制所强调的家族责任意识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最后一次即第七次危机是最有挑战性的，它发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不可抵抗也无法逆转，由工业革命的发生、中产阶级的兴起、专业人才的涌现带来。但是，在贵族的防波堤被冲毁之前，他们又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默默的抗争时期，直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土地贵族的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基本上得以保存。

倘若把从15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的4个世纪加以拆分，那么，英国贵族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就在步入它的“盛世华年”，也就是约翰·坎农在《贵族的世纪：18世纪英格兰的爵位贵族》一书中所称的“贵族的世纪”。在这个世纪，英格兰贵族成员的增长，教育方式、宗教信仰、择偶观念、婚姻方式的变化，以及贵族在英国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都说明了他们正处于巅峰状态。18世纪是英国历史上最为稳定的时期，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地方则战争不断、动荡不宁。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大多数人的生活，但最终英国社会广泛接受了贵族的价值观念，也心悦诚服地服从贵族的领导。英国贵族在一个多世纪中，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们率领全社会营造了一个自由的、文明开放的社会，这也是英国贵族捍卫自己特权的重要武器。这个时期是商人、金融家、记者、律师、实业家等大展拳脚的时代，但他们对英国贵族的统治地位未能形成挑战。一句话，人数很少的英国贵族在18世纪控制着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他们不仅赢得数次重要的对外战争，还扩大了大英帝国的版图，促进了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他们对绘画音乐、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其他历史阶段无法相比的。而且，最重要的是，18世纪的英国社会并不存在对贵族权力的普遍愤怒，这一时期，人们对家族、宗教、民族、国家的忠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兴的中产阶级没有对英国贵族的盛世霸权形成一致的抵抗。反之，在这个世纪，啤酒商、银行家、煤矿主更加操心的是如何购得土地以跻身贵族行列；而许多贵族则参与工商业发展的活动。

在19世纪，英国政府对贵族利益再次产生敌视。这种敌意来源于上议院对扩大选举权和反谷物法的醉心，政府对管理层公务员职业化的需要，以及对地产收益征收更多赋税的希望。这种敌意是对18世纪的“旧制度”即贵族寡头政治的一种挑战。针对“旧制度的腐败”引发了19世纪一系列的改革。与英国贵族寡头政治关系最密切的是1854年诺斯科特-特里威廉的内政管理改革、1871年废除对军官任职的财产限制。在英国历史上虽然基本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国有化运动，但是，自由党政府仍然认为土地贵族引起了农村社会的衰败。然而，1913—1914年劳合·乔治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后来工党政府的土地国有化运动都没有取得好成绩。工业化带来的普遍富裕，不仅有助于普通民众接受英国贵族，而且使英国政府对土地贵族的财富和特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持一种宽容态度。

总之，在19世纪，英国社会欣欣向荣，大英帝国版图不断扩大，英国

一举成为“日不落帝国”。贵族仍然能够通过开明的寡头政治、对工商业的积极参与、对中产阶级的吸纳和对帝国主义扩展的作为，使自己的优势地位维持到19世纪80年代。至于20世纪英国贵族的状况将在下文加以介绍。

三、英国贵族与英国社会

从中世纪到近代晚期，英国贵族能够几经波折仍稳固存在的原因，与贵族自身的文化特质及英国社会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在英国历史上，贵族与王权是合作又对立的关系。谈到英国贵族对王权的制约和反叛，14—15世纪英国贵族与王权的冲突是激烈的。都铎王朝前的两个世纪就发生过5次国王被贵族废黜的事件，都铎王朝建立前1460—1485年的25年间，就发生了王权6次易手的情况。到了都铎王朝，为了加强君主制，中世纪君主给予贵族的特权诸如独立司法、拥有私人武装和建造军事城堡的权力，边境地区与保卫、治理相关的权力，以及为嘉奖王室仆役和宠幸大贵族而设的特赦权等都被逐渐弱化。1536年，由于对上述贵族特权的剥夺，以及对旧贵族的同化政策，英格兰北方发生了1536年诺福克、苏福克和什鲁斯伯里等大贵族家族领导的北方叛乱（也称“求恩巡礼”），1554年的怀亚特起义和1569年的北方贵族反叛，也是贵族对抗王权的事例。但是，这些反叛影响不大，它们只是证明了贵族对王权的制约在英国历史上有传统可循。尽管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国王对贵族进行了安抚，但是到了17世纪中期，英国贵族仍然反复冲击王权，不到半个世纪就使两位国王被废黜。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强加于王权的章程，其先例是1216年的《大宪章》、1217年的《森林宪章》和1258年的《牛津条例》。尽管英国革命中对王权的冲击不是贵族一致的行为，而且在17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的革命中，英国贵族在保王党和议会派都发挥了作用。但是，请愿、制约和反叛是英国贵族在政治上对抗专制主义王权的传统手段。直到18世纪早期，土地贵族又一次获得政治优势地位，贵族内阁领导的伦敦政府，以及贵族郡长负责的地方政府，都由大大小小的英国贵族把持，这种反叛才逐渐地销声匿迹。

第二，英国贵族及英国社会具有独特的心理和认知。这些心理和认知存在于英国贵族本身的文化中，也影响了位居其下的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隐